

2014年8月5日 星期二
星级编辑 钱智琛 | 组版 方芳
校对 吴巧薇



昆山爆炸

昆山经开区里的“小安徽”

8月2日上午7时37分，爆炸声后，昆山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中荣公司”)被浓烟包围，这个对毛坏轮毂进行抛光“修饰”的车间里，75条性命转瞬即逝，185名伤员被分散在15家医疗机构中抢救治疗——这成为“七夕节”最惨痛、最黑暗的记忆。

距离爆炸现场1公里外的平巷菜市场里，吴善洲经营的昆山伯乐人力资源服务公司突然冷清了不少，“换作平时，一到下班时间，不少中荣厂的工人都来这里玩，现在很多熟悉的面孔都见不到了。”

置身在这座巴掌大的市场里，“安徽土菜馆”、“皖北饭店”、“淮南牛肉汤”等地域招牌非常显眼，很难让人意识到，这里离安徽还有400多公里路程。

出事的车间里共有安徽籍工人40人，占总人数的15%。

特派记者 张敏 李尚辉/文 程兆/图



位于昆山经济开发区平巷菜市场内的一家劳务公司，墙上贴满的招聘信息

“特殊”的群体

在昆山开发区街头，随处可见劳务公司的店面。

海纳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开了十几年，负责人丁德权是安徽六安人。

“我们从来不跟‘中荣’对接劳务，就是拿招工单子给我们做，我们都不愿意接，风险太大。”丁德权说，中荣公司在当地很出名，因为工作环境的特殊与高收入回报的反差，吸引了一些比较“特殊”的务工者。

这种“特殊”有几个明显的特点：文化程度都不高，群体年龄偏向中年化，家庭经济压力比较大，“还有希望能出来多挣点钱，这样说出去也好听。”

火热的劳务介绍

开发区的平巷菜市场里，聚集了多家劳务中介公司。

这里成为厂区工人下班后常逛的“商业区”，廉价小商品、小饭店充斥其中，走在路上，随处可见留着长发的年轻人，操着天南地北的口音，快步从这家手机店窜到另一家超市。

每一家劳务中介公司门外，都竖起了各类招工广告牌，“工资3500~6000元/月，加班工资另算”，前提要求是“能吃苦耐劳”，年龄18岁~35岁。

到了夏天，启航人力资源有限公司，生意也淡了不少，23岁的负责人连东磊投身这个行当已有2年时间里了。

“以前也在电子厂上班，干了几年后，还是想做生意，劳务中介还

这里有个“小安徽”

“安徽人比较吃苦耐劳，受不少企业青睐。”在记者走访中，了解到平巷莫家湾村和东皋新村是离开开发区最近的两个村庄，这里看似不大，却居住着好几万人口。

街头巷尾，“皖北饭店”、“淮南牛肉汤”等带有安徽地域色彩招牌随处可见。

“在务工群体中，河南、陕西、山西和安徽人占很大比例。”伯乐人力资源服务公司的吴善洲说。

皖北饭店的老板姓朱，来昆山经营饭店已有好多年了。“这里安徽人

丁德权说：“他们公司比较倾向于直招，直接面试，合格了就培训，技术要求也不高。”

在中荣公司曾干过3个月抛光的吴刚说，只要把毛坏轮毂那层粗糙不平的金属层磨得光滑，就是一件合格制品，计件收费。

“纯体力活！没技术含量。”曾从中荣公司辞职的员工周长征说。提及这份工作，离职的在的员工都会添一句：“环境比较脏，都是灰。”

直到爆炸惨案后，他们才知道，这种能引发惊天爆炸的金属粉尘，叫做铝粉，吸附力很强，是隐藏在金属粉尘背后的死神。

比较吃香，主要还是靠人脉和关系。”连东磊说。

一名自称是宿州的求职者走进店内，称自己27岁，以前在深圳干过电子，现在想找一份电子厂的工作。

“周末加班吗？加班工资怎么算？有保险吗？如果离职要不要付违约金？”求职者一连串发问。连东磊坦言，现在求职者更懂得保护自己了。

半个小时后，求职者登记好信息离去，表示会回去考虑一下。

连东磊说，他们从不跟求职者签协议，也不收钱，只会将对方推荐给企业，“如果录用合格，企业就会返还一点劳务费。”

多，打工的，卖菜的，摆地摊的，干啥的都有。”

“安徽人多，也比较团结，所以安徽人在这一块势力比较大，一般人不敢惹。”朱老板告诉记者。基于乡谊的帮助，务工群体也渐渐成区域化。

全友劳务中介的老板姓邢，萧县人，他开了五六家连锁劳务中介店。为了方便老家人来昆山找工作，老家萧县也设了劳务中介门店。

“我们一般不建议务工人员到中荣厂，因为那里太脏太累了。”邢老板说。

为什么会去中荣？

建于1998年的昆山中荣，核心业务就是电镀铝合金轮毂。

在中荣公司里，工资收入最低的是包装车间，一个月也有4000多元，“抛光工资相对比较高，一般都能拿到五六千元。”邹大哥告诉记者，他的妻子王丽君在爆炸后至今还无消息。

“里面干活都要戴口罩，一天下来，人都成了黑人。”所以下班出门的工人，第一件事

融不了城，回不了乡

“很多去中荣上班的工人，都是被挣到钱的亲戚朋友带进去的。”张斌说。

过去，经常有“中荣”抛光车间的员工下班后，跑到中介店内打牌聊天，张斌与其攀谈后，发现里面的员工也很复杂，“要不就是干了几个月就走了，要不就是干了几年还继续再干。”能扛住这种金属粉尘的群体，大多还是任劳任怨的中年人，集中在三四十岁年龄段。

发生爆炸的车间里，共有40名安徽籍工人当班。平均年龄在35岁左右，最小的23岁，最大的45岁，以皖北人最多。

被淘汰的“边缘人”

在效率和收益优先的大背景下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越来越多的企业流水线更倾向于“3~5个女工+1个男工”合作方式，“比较容易管理，也不怕打架出事。”

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倾向于制造业、纺织业、电子业等技术性行业，但要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却不容易，以最常见的电子厂为例，首先必须要过的就是英语关，“求职者必须要认识26个字母大小写，还有19个单

爆炸前月还涨了工资

“过去中荣公司还分淡季，最近一年来，基本月月都是旺季，都要加班。”吴善洲说，随着订单量增长，用工缺口也随之变大。

“一个月休息2天，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，一般人很难吃得消。”在爆炸前一个月，抛光车间的工人工资又提高了1600元。加工资意味着订单量又增加了。

除了厂里自带的除尘设备外，工人每周要领3条口罩。工人长时间紧盯着轮毂圈，时间一久，手指麻木了，没法完全伸直。

记者从焦急的工人亲属那里，直接或间接地了解了中荣公司抛光工人的艰难与

就是洗澡，“鼻孔里都是灰，不然没法见人。”

既然金属粉尘危险这么大，为什么还会有人去中荣公司？原因可想而知——那里挣的多。

“去抛光车间上班的人，都知道环境不行，但文化程度不高，年纪偏大，短期内都想挣到钱。”在开发区一家电子厂上班的张斌(化名)分析，他来到这里打工已有10多年了，大大小小工作换了十多个，择业经验很丰富。

站在低端制造业的流水线上，每个人都是一个孤立点，当班的200多名同事间相聚不到1米，鲜有交流，“抛光机声音太大，说话听不清，也不敢轻易摘下口罩。”以致工人练就了一种本领——“戴着口罩还能认出人，摘下口罩就认不出了。”

邹先生的妻子王丽君是很多中年务工者的缩影，背离老家土地，投身大城市里的流水线后，才发现竞争有多激烈。“去其他厂，有很多要求，没有路子，那只能去中荣，干的是体力活，要求低。”

词。”一张“进厂常见试题”就贴在中介公司门口，“跟他们的工作有关，不会就不要。”这些单词分别是“一周七天”和“十二个月”。

这种对英文知识的硬性要求，又将一批文化程度不高、年纪偏大、职业期望值又不高的工人，直接推向主推体力劳动的企业，成为“边缘人”。

多位劳务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，这里用工缺口一直存在，“越缺越招，越招越挑剔”。

辛酸：

汪远红，安徽滁州人，24岁，是一个2岁孩子的母亲；

张方敏夫妇，去年贷款买了房，欠下17万房款，家有2个未成年的孩子；

王丽君，38岁，大女儿读大学，小儿子念高中，生活压力大；

左大姐，43岁，两个子女都在读书；

……
当“生存”代替“生活”，成为一个家庭面对的首要问题时，工作环境优劣的选项只能被所谓的高收入替代。